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三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體例三

凡墓誌銘書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諱曰字曰
姓氏曰鄉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歷曰卒曰曰壽年曰
妻曰子曰葬曰曰葬地其序如此如韓文集賢校理石
君墓誌銘是也其曰姓氏曰鄉邑曰族出曰諱曰字曰
行治曰履歷曰卒曰曰壽年曰葬曰曰葬地曰妻曰子
其序如此如韓文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是

也其他雖次序或有先後要不越此十餘事而已此正例也其有例所有而不書例所無而書之者又其變例各以其故也今取韓文所載墓誌銘錄其目而舉其例於各題之下神道碑銘並舉之又於李文公柳河東二家之文拔其尤以附於後用廣韓文之例焉

墓銘
舉例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右誌不書姓顯貴家也不書字卒不曰葬不曰不地不書妻重在敘其世舊故畧也無銘詩亦畧也然銘亦不必皆詩文卽銘焉耳又一例也

墓銘
舉例

鴻塋

謹案舉例韓愈文六十六首今擇其要者錄五

條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右誌卒不日葬不日不地不書妻
子重在論其文故畧也題不書官同柳子厚誌例也

墓銘

舉例

盧渾墓誌銘右銘無序同大理評事胡君銘例也銘惟

吉

當作告

慰之辭無所序述又一例也題書其名非例也

適其可也

墓銘舉例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右表實銘詩也銘宜詩而墓

表有用文者表宜文而此表乃用詩焉皆變例也殯而

有表又一例也

墓銘
舉例

故處士侯君墓誌右誌不書族出壽年卒日葬日不書妻無銘詩畧也重在敘其意氣文辭也君嘗仕矣而題書處士者蓋三縣皆攝仕猶不仕不足以挽其高也又

一例也

墓銘
舉例

叔氏墓誌右誌序畧而嚴重在書其葬日也書於茲而不書其地卽其地以實之也又一例也銘惟哀其野殯與慰其客葬之辭無所敘述同韓文盧渾誌例也

墓誌
舉例

鴻輝

謹案例舉李文凡九首錄一條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右誌序其履歷甚畧重在書其子之協卜而得殯所以著其孝感也

墓銘
舉例

箏郭師墓誌右誌序之所敘重在其善音也壽年葬日見銘詩中同韓文施先生銘例也書其藝於題之端又

一例也

墓銘
舉例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道先生墓表右表議論以發其端而敘爲春秋之學者互相排詆所以歎聖人之難知而著其春秋集註爲有功也又一例也畧其履

歷者非所重也按此例蓋以其所專重者不可不詳故於其不必兼詳者不得不畧又畧例之大者也

墓銘舉例

鴻輝

謹案例舉柳文凡二十七首錄三條

按墓銘不始於唐而今舉唐人以爲例者何也以八代之衰文不足以據也夫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名聲以列於天下者也雖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以盡其孝子孝孫之心然無美而稱之是誣也八代之文靡矣其能免於誣乎若韓子其文與史遷上下而理則過之其所論撰得其正矣今不取之以爲法

將何所法哉既取韓文以爲法非李柳之文又無可以附於韓此所以舉三家以爲之例也

墓銘
舉例

批答按玉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蓋批答與詔異詔則宣達君上之意批答則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文鑑輯批答詔敕各爲一類可見矣唐史載太宗之答劉洎謂此自手筆今觀辭意誠然

文章
辨體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豪多用四大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萊公謂楊文公曰子不能爲唐時宰相蓋嫻於詞命也然其間應制詞

草比今猶百倍焉是以唐之詞華遠過於宋而今之詞

華又不及宋之萬一焉亦由此故也

丹鉛總錄

僕嘗問先生古文多叶韻宜何所取先生曰當如柳子

厚愚溪對

說郭引師說

鴻臚謹案師說專記東萊呂祖謙之言

平淮西碑於諸將相皆稱官稱名蓋歸功主上自合如

此此文以紀聖爲題而篇中稱仲武爲公非體也豈至

此而藩鎮之勢愈重耶

李德裕幽州紀聖功碑

四六法海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劄子亦謂之錄子又謂之

榜子陸贄有榜子集

通雅

唐志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日關二曰刺三曰移

通雅

唐杜牧答莊克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今吾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爲人序者可以止矣

日知錄

婦人從夫故誌合葬者其題只書某官某公誌銘或墓表未有書暨配某氏也張說爲蕭灌神道碑云南城侯之夫人同刻碑銘其題贈吏部尙書蕭公神道碑其妻韋氏書事實於內題則不列楊炯爲王義童神道碑其

子師本陪葬亦不別爲標題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

者

書合葬例

金石要例

婦人之志以夫爵冠之如某官夫人某氏或某官某人妻某氏庾信陳子昂張說獨孤及皆然若子著名則以子爵冠之如柳子厚爲王叔文母誌書戶部侍郎王公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婦人後夫而死者其葬書耐葬權德輿集中宏農楊氏河東縣君柳氏博陵縣君崔氏皆如此例

婦女誌例

金石要例

名位著者稱公名位雖著同輩以下稱君耆舊則稱府

君昌黎集中有董府君獨孤府君張府君衛府君盧府君韓府君有文名者稱先生如昌黎之稱施先生貞曜先生皇甫湜之稱昌黎韓先生友人則稱字如昌黎之於李元賓樊紹述則變例也

稱呼例

金石要例

墓誌而無銘者蓋敘事卽銘也昌黎張圓之誌云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云云蓋所謂誌銘者通一篇而言之非以敘事屬志韻語屬銘猶如作賦者末有重曰亂曰總之是賦不可謂重是重亂是亂也故無銘者猶賦之無重無亂者也

金石要例

敘事卽在韻語中昌黎房使君鄭夫人殯表大理評事

胡君墓銘盧渾墓誌銘

單銘例

金石要例

李翱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戾孰甚焉今當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可也楊炯爲成知禮神道碑其碑銘之後有系曰若楚詞別有一體婦人妃主亦稱神道碑如張說和麗妃息國長公主李華東光縣主楊綰郭汾陽夫人是也

金石要例

行狀爲議諡而作與求志而作者其體稍異爲諡者須

將諡法配之可不書婚娶子姓

昌黎狀董晉亦書子姓

柳州狀段

太尉狀柳渾是也爲求文者昌黎之狀馬韓柳州之狀

陳京白香山之狀祖父是也

金石要例

昌黎碑誌只書子女更無書孫者孫逖爲杜義寬碑書孫以其表墓權文公爲王端碑書孫以其葬王父白樂天碑崔孚書孫以其求文張曲江爲呂處真書其孫女爲李仁瞻書其孫李迴秀爲裴希惇書其孫皆以立碑故其他皆不書也

金石要例

柳州云凡葬大浮圖無窆穴其於用碑不宜然柳州之

爲浮圖碑多矣今釋氏之葬不曰碑銘而曰塔銘者猶存不宜用碑之義也

金石要例

祭統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故昌黎云應銘法若不應銘法則不銘之矣以此寓褒貶於其間然昌黎之於子厚言少年勇於爲文不自貴重誌李千單書服祕藥一事以爲世戒誌李虛中亦書其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不死誌王適書其謾侯高事誌李道古言其薦妄人柳泌皆不掩所短非截然諛墓者也

銘法 金石要例

例

昔石湖范氏議元次山中興頌爲不合頌體其自述云
恰逢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而朱子直以諂子
目之至今爲笑魏泰所論與之正同也

白田
雜著

唐乾寧三年狀元沈崧閩縣人仕錢鏐父子拜相與羅
隱契厚崧爲文摹寫徐庾隱墓誌崧筆也駢麗詳正末
作兩銘一志兩銘此爲僅見崧集不傳余所見者但此
篇耳志云隱曾祖羅仙字童知仕福清縣令福州志失

載

徐氏
筆精

原按韻書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義始大易原始要終

之訓若文體謂之原者先儒謂始於退之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

碑編

贊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荊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至范蔚宗更以韻語唐建中中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辭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

碑編

按墓銘舉例謂婦人從夫合葬不書某氏徐氏讀禮通考辨之謂金石文字記有垂拱四年澤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世墓誌銘大中十二年滎陽鄭府君夫人

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今得此碑更足以證梨洲之說未確而篆額止墓誌銘三字下別刊祔志二小字尤爲

例之創

馬恆郝氏二夫墓誌銘

金石存

會典五品以上用碑五品以下用碣庶人祇用壙銘卽柳州所引唐令也蓋唐宋時官至五品甚難與今日稍不同柳州爲楊郎中作墓碣謂郎中於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故降從碣然則古人於此原有裁量不肯紊也至於墓表則碑碣所通用墓碣稱表柳州爲其父侍御府君及陸給事是也

鮑崎亭集

問杜牧之燕將錄乃傳體也何以不曰傳而曰錄古今文章家有之否古今諸家皆未見牧之蓋謙言之不敢遽爲之傳而託於稗官別乘之流但錄其事以俟論定是亦傳之流也

鮑埼亭集

古人之爲狀與述者雖不盡刻石而石刻亦有之興地碑記目廬州有唐旌表萬敬儒孝行狀碑化州譙國夫人洗氏廟有行狀碑故潘蒼厓金石例多本昌黎而亦以行狀入金石乃知行狀固屬碑版文字之一而高僧尤多以行述刻碑或直謂之墓狀

鮑埼亭集

康德涵武功官師志學柳子厚先友記柳作獨孤申叔

墓碣末載其友十三人姓氏與先友記同一奇格

池北偶談

狀者人臣條奏之明疏也宣公屬第一手筆其作法先敘事之本末次則進斷其是非明晰精確令人主易從末則爲之區處停當一見識高一見忠至有危聳處有正大處有紆曲處有長辨處要在因事大小利害爲行文之波折而已 駱檄武曌辭嚴義正兼有昂霄之意至若吳筠移檄江神想奇事奇應稱絕類離倫矣 唐張鷟有判決錄學判者當取以爲法其文有科罪有評

允有辨雪有翻異有判罷有判留有駁正有駁審有未
減有案寢一一究心裨益不淺 赦文有古俗德音亦
然古如唐德宗春初大赦文俗如陸贄奉天改元大赦
文又如陸贄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文古也元稹
戒厲風俗德音文俗也 託傳如韓愈巧者王承福傳
柳宗元梓人傳假傳如韓愈毛穎傳他若黃帝內傳漢
武外傳及李商隱李長吉小傳之類皆文章中異觀
紀事之文如唐杜牧燕將錄羅隱拾甲子年事孫樵書
何易于是也 序之體議論如周卜商詩序敘事如漢

孔安國尚書序變體如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有謂序
文敘事者爲正體議論者爲變體 記之名始於戴記
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
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爲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
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鑪步則議論之辭多
矣 記之體正如韓愈畫記變如范仲淹岳陽樓記變
不失正如柳宗元監察使壁記別體正體如王績醉鄉
記託物以喻意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首之以序而以
韻語爲記 明辨曰規之爲名雖見於書而規之爲文

則漢以前絕無作者至唐元結始作五規豈其緣書之名而創爲此體歟 原與論各一體今稱韓文曰原道論何也論文必先正名故不可以不辨 明辨曰凡碑面曰陽背曰陰碑陰文者爲文而刻之碑背也亦謂之記古無此體至唐始有之或他人爲碑文而題其後或自爲碑文而發其未盡之意皆是也 唐陸贄賜西安管内黃姓勳官鐵券文可以爲式因歎宣公奏議佳手他文亦無篇不善如此 有招如柳宗元招海賈之類有乞如乞巧之類有送如韓愈送窮之類有逐如孫樵

逐疢鬼之類要之隨人命名不能以言盡也 墓誌銘
正如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歐陽修梅聖俞墓誌銘變
如韓愈樊紹述墓誌銘按唐之古文始於紹述亦一奇
士韓爲作誌故非諛墓 行狀體有正變正如韓愈董
公行狀變如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 周禮禱辭掌於
太祝其由來已遠後世文如唐劉軻之農夫禱則又不
同劉云見老農輩鳩其族爲禱於神其意誠而詞俚因
得其文以潤色之亦以儆於百執事者此亦代作文獻
神之意然其文句法長短參差不一 道曰青詞猶之

釋曰齋文云爾元陸友仁研北雜志天寶四載詔太清
宮用事停祝版用青詞

鐵立
文起

全唐文紀事卷三終

全唐文紀事卷四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帝製一

大業十三年突厥入太原帝

謹案此謂高祖

夜設伏兵出城據

險要曉令他道入若有來援仍誡出城將士遙見突厥則速據險勿與共戰若知其法必莫追之但送出境而還使之莫測爾後再宿突厥達官自相謂曰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凡智勇過人天所與者前來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當也夜潛遁明旦城外覘入馳

全唐文紀事

卷四

一

報帝曰我知之矣文武官入賀帝曰且莫相賀當爲諸
官召而使之卽立自手疏與突厥書曰何所聞而來何
所見而去自去自來豈非天所爲也我知天意故不遣
追汝知天意亦須同我當今隋亂蒼生困窮若不救濟
總爲上天所責我今大舉義兵欲寧天下遠迎主上還
共突厥和親更似開皇之時豈非好事且今日陛下雖
失可汗之意可汗寧忘高祖之恩也若能從我不侵百
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遠不能深
入見與和通坐受寶玩不勞兵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

任量取中仍命封題署云某啟所司報請云突厥不識
文字惟重貨財願加厚遺改啟爲書帝笑而謂請者曰
何不達之深也啟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尙欲與之一
字何容有恡此非卿等所及迺遣使者馳驛送啟始畢
得書大喜其部達官等曰我知唐公非常人也果作異
常之事

創業起
居注

李密以煬帝不來翟讓已并坐對敖倉便有自矜之志
作書與帝以天下爲己任屢有大言其書多不錄大畧
云欲帝爲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其

全唐文紀事

卷四

二

旨以殺後主執代王爲意帝覽書抵掌謂所親曰密誇
誕不達天命適所以爲吾拒東都之兵守成臯之阨更
覓韓彭莫如用密宜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其不虞於
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永豐阻峭函而臨伊洛東看羣
賊鷓蚌之勢吾然後爲秦人之漁父矣記室承旨報密
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八屯位未爲
高足成非賤素殫當世僴俛叨榮從容平勃之間誰云
不可但顛而不扶通賢所責主憂臣辱無義徒然等袁
公而流涕極賈生之慟哭所以仗旗投袂大會義兵綏

撫河朔和親蕃塞共匡天下志在尊隋以弟見機而作
一日千里雞鳴起舞豹變先鞭御宇當塗聿來中土兵
臨邾鄒將觀周鼎營屯敖倉酷似漢王前遣簡書屈爲
脣齒今辱來旨莫我肯顧天生蒸民必有斯牧當今爲
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
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
封於唐斯足榮矣殫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
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尙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
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願此中原鞠爲茂草

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知動靜遲數貽報未面虛襟用
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潭垂堂勉茲鴻業密得
帝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維天下不足定也遂注
意東都無心外畧

創業起居注

鴻臚

謹案李密來書見於壺關錄中今附載於後

唐高祖屯兵晉陽遣裴仁則齎書至李密密負其強
自爲盟主作書報曰頃者皇綱失統人神離擾運窮
陽九數終百六四海業業常懷逐鹿之心百姓嗷嗷
家有瞻烏之望故炎帝衰則軒轅出夏癸亂而成湯

起尙勤二十七位終勞五十二載大極橫流重安區
域及周之季世七雄並據漢之末年三分鼎峙雖由
天時亦由人事自大業昏凶年逾一紀牝雞司晨飛
虎擇肉十旬一作游畧莫返終傷五子之歌層臺一作宮室奢侈
是營寧止百金之費加以巡幸靡極役用無窮筋力
盡於征伐賦稅窮於箕斂况雄圖早著壯志遠聞白
武安之用兵張文成之運策遂能見機而作觀釁而
動奮臂鵲起拂衣豹變是知一繩所繫寧維大厦之
顛阿膠欲投未止黃河之濁昔項伯辭楚微子去殷

非夫明哲豈能及此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俱稟
鳳喙之風共承龍德之後實願永作維城長爲磐石
自惟虛薄幸藉時來海內英雄共推盟主銳師百萬
爲旅上將四七成羣牛馬谷量羅紈山積開鉅橋之
粟襁負攸歸發敖倉之米人夫斯賚故能長淮之北
滄海以西莫不筐厥元黃爭獻牛酒轟轟隱隱如霆
如雷滅周者九鼎知輕亡秦者三戶云衆况晉陽之
城表裏山川共爲唇齒天下誰敵所望左提右挈戮
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偉哉豈

不休哉願追步騎數千次於河內聽待至日卽欲會
盟當時面奉光儀親論進止東都江都消息來去具
知動靜今涼風已屆大火將流戎畧務殷惟宜動息
今脫蒙親降玉趾側聽金聲雲霧旣披適願無已唐
公得書大笑曰李密陸梁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吾
方安輯西京未遑東伐宜優待之使其遷善記室承
指報密云云密得書大喜自是信使頻遣往來壺關錄
鴻臚謹案李密移郡縣書乃祖君彥之詞此書疑亦
君彥所作

自是以後記室奉命宣旨稱敎部伍間事給付一物軍書羽檄賞罰科條接撫初附慰悅遠近帝或口陳事緒手疏意謂發言折中下筆當理非奉進旨所司莫能裁答仍自注授老人七十已上通議朝請朝散三大夫等官敎曰乞言將智事屬高年耄耄杖鄉禮宜優異老人等年餘七十匍匐壘壁見我義旗懼踰擊壤筋力之禮知不可爲肉帛之資慮其多闕式加榮秩以賙其養節級並如前授自外當土豪雋以資除授各有差官之大小並帝自手注量才敘效咸得厥宜口問功能筆不停

輟所司唯給告身而已爾後遂爲恆式

創業起居注

鴻輝

謹案舊唐書稱創業時敎令多溫大雅視草然俱秉承意旨且多出高祖手疏故列之帝製

高祖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疆欲爲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高祖得書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

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曰唐公
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臣祖禹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
譏之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祖乘虛席卷入關密進
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
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
侮及其自欲爲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
且始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爲名也臣以爲此
非太宗劉文靜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
計得已而不得已者也

鴻臚謹案十國春秋韋莊傳朱梁推前蜀主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計也南唐書則以爲前蜀主自言蓋高祖起義時密勢方張事出權宜未可遽議也

嘗讀唐高祖起居注一卷乃其興兵之初立國規模犁然具在三代久遠其圖王肇基不過如此英雄心事千古依依令人生歎今觀秦王諭少林檄何其克肖也撫順獎忠開誠布惠使聽者神馳歸者志壹載在尙書謨訓誥誓何以加焉唐之統一裔夏非偶然也

秦王告少林寺主敎

墨林
快事

右秦王告少林寺敕蓋在征王世充時裴濯碑稱寺西北五十里有柏谷墅居晉成塢在齊爲郡王世充僭號署曰轅州乘其險地以立峯戍太宗文皇帝軍次廣武僧志操惠瑒曇宗等審靈睭之所往辨謳歌之有屬率衆以拒僞師抗表以明大順執充姪仁則以歸本朝太宗嘉其義烈頻降璽書宣慰旣奉優敎兼承寵錫賜地四十頃水碾一具裴所稱優敎者卽指此刻其述寺僧翻成顛末亦可裨史家之闕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鴻臚

謹案新唐書高祖紀云武德四年五月秦王世民敗竇建德於虎牢執之又云戊辰王世充降而此敕後書四月三十日則在建德將來東都未破之前爾時寺僧已能去逆效順洵可嘉也考開元十一年寺牒石刻云四月二十七翻城歸國其月三十日卽蒙勅書慰勞此勅所云供養優賞理殊恆數也

太宗賜孫真人頌及孫思邈福壽論碑皆元人楊聰書蓋真人孫思邈隱居地有太元洞或云真人療龍處下有聚虎坪卽真人伏虎處此太宗賜頌所云降龍伏虎

者也

金石萃編

鴻臚

謹案唐書孫思邈傳未嘗載有太宗賜頌之事

此所刻頌語有可疑者如曰羽翼三聖不知其何指
思邈生於周長於隋入唐則厯高祖太宗高宗三朝
在隋文時雖召以官不得言羽翼且太宗亦不得稱
隋文爲聖在唐三朝太宗是第二世安得遂有三聖
之稱明係後人頌思邈之辭而謂其經歷三朝也又
唐世諱虎字太宗不得直用降龍伏虎字尤爲明證
唐書傳列思邈於隱逸未嘗以真人目之至道藏載

其書始冠以孫真人之號真人之封始於宋則太宗
賜頌必宋時道流僞託也

余將問罪東夷言過洛邑聊因暇景散慮郊畿流盼城
闕之間覩弱齡遊觀之所風雲如故卉木維新少壯不
留忽焉白首追思曩日緬成異世感時懷舊撫轡忘歸
握管敘情賦之云爾

唐太宗感舊賦序

文苑英華

鴻臚

謹案新唐書載楊琮與秦王同里居武德初爲

王府參軍隱太子事平詔親王宰相一人入宴而琮
獨預太宗賜懷昔賦申以舊意又文苑英華載嚴識

元潭州都督楊志本碑云列考琮皇朝秦王府庫直
太宗文武聖皇帝贈感舊賦一道詩三篇是感舊懷
昔實一賦也

許敬宗家有小池作賦賜之

唐太宗小池賦序

文苑英華

唐太宗小山賦云松新翠薄桂小丹輕纔有力以勝蝶
本無心而引鷺半葉舒而巖暗一花散而峯明小池賦
云牽狹鏡兮數尋泛芥舟而已沉湧菱花於岸腹劈蓮
影於波心減微涓而已淺足一滴而還深渲染小字工
妙乃爾可見才大者心必細

賦話

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作威鳳賦以賜無忌

唐書

長孫無忌傳

鴻臚

謹案新舊唐書俱云太宗作威鳳賦以賜無忌

參之通鑑亦然惟吳兢貞觀政要云太宗作威鳳賦以自喻因賜房元齡與諸書異

上以敬宗所紀多非實錄謂劉仁軌等曰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卿等必須窮微索隱原始要終盛業鴻猷咸使詳備至如先朝作威鳳賦意屬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遲敬德傳內

唐會要

鴻墀

謹案敬宗子娶尉遲寶琳孫女多得賂遺故作寶

琳父敬德傳以威鳳賦屬之敬德洵爲曲筆

唐金鏡書一卷一名金鏡述實錄

帝學同

貞觀二年正月

庚午著金鏡述以示侍臣

太宗曰朕保此三鑑以防已過

宣宗大中二

年二月庚子令狐綯爲翰林學士夜召與論人間疾苦

帝出金鏡書曰此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綯擿語

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福任

不肖罹天下禍帝曰善朕讀此書嘗三復乃已綯再拜

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

太宗召林宏遠撰金鑑書三十卷

張

蘊古上大寶箴

箴在卽位之初

云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物以

心應言以行苞括治體抑揚辭令虞世南聖德論著金

鏡帝範論君臣之道序仁義之方商畧古今以爲監誠

懲苛治而戒末弊贊黃皞而詠唐虞

又見太平御覽云太宗思隋氏失道

皇運開基因而序之以明誠謹神筆書石命工刻之以賜皇太子未云明鏡不遠於焉自鑒

序帝

意若日照形之眞者莫如鏡燭理之徹者莫如心乙夜

之觀雖極羣書參前倚衡豈無綱領於是探蹟游神誕

敷宸藻撮其機要彙著於篇黃昊之無爲唐虞之至治

贊詠諦玩不能自已夏殷之季世秦漢之暴君凜然兢

懼背而去之以億兆爲心以萬邦爲意謂安人必以文德謂防邊必以威武任賢使能則以人爲鑑任一不肖則思遠佞人以大材爲棟梁以小材爲榱桷以至好惡當謹表儀當正則曰君猶器也民猶水也方圓在器不在水德性必尊問學必礪則曰仲尼師郯子文王學虢叔勤於求賢則曰治主思賢若農夫望歲哲后求才若旱苗思雨美惡爲鑒則以周公紀信屈原爲美以易牙宰嚭爰盎爲戒是書有曰治亂本原是爲明鏡又曰以此觀之足爲水鏡文辭諄複意誼深長所寶三鑑人實

爲重賜金背鏡賞高馮之清鑒

太宗以金背鏡賜高季輔

或進大寶

之箴或進惟皇之誠自比於金資良匠而加礪亡國起
戒爲止水之照形任賢納諫惓惓如此夫豈明照之不
足者味帝之書且有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之訓然
則虛心盡下反觀自照固是書之綱領歟雜書有言秦
失金鏡鄭元以爲喻明道劉孝標著論謂聖人握金鏡
而闡風烈永徽上正義之表照金鏡而泰階平貞元賜
君臣之箴與金鏡以高垂開元賢相金鏡著錄

張九齡千秋金

鏡錄

事鑒十章委曲諷諭視帝此書庶幾得其遺焉按實

錄是書一篇凡千八百餘言大寶箴云爰述金鏡窮神
盡聖四部書目乃沒其言或謂儒家序志一卷列諸帝
範之上者卽此書文無所據或曰金鏡述或止曰金鏡

玉海

貞觀六年閏八月祕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帝手詔
啓曰卿所論太美但朕德甚寡恐有識者窺卿爲後人
所笑卿引古昔無爲而治朕未敢擬倫比之近代乍踰
之耳卿觀朕之始未見朕之終宜付祕書若朕能慎終
如初則可爲也如違此道不用後代笑卿焉

冊府元龜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爲集
太宗謂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爲
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
所須也祇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
集而所爲多不法宗社皆須與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
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

貞觀
政要

通鑑貞觀十二年三月辛亥著作郎鄧世隆表請集上

文章上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不許

貞觀政要十
一年著作佐

郎鄧崇
表請

鄧世隆傳帝嚮學多屬文賦詩天格瞻麗意

全唐文紀事

卷四

三

悟冲邁十三年請加集錄帝謙不許 房元齡表云留

情典墳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詞窮賈馬文鋒旣振宮徵

自諧

玉海

鴻堀

謹案舊志太宗集四十卷中興書目止存詩一

卷崇文目亦作一卷 又案鄧世隆當爲一人別作

鄧崇蓋避明皇諱所改

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者貞觀十六年
答右散騎常侍劉洎之詔也初太宗與公卿大臣往復
古義以聰明示羣下洎退而上書其大旨以爲動神機

縱天辯不若凝旒虛襟以至公慎取捨而已故沃心以
納優詔以答嘉其忠故以誠詞渥其禮故以手翰史臣
實錄具載其事予乃整衣冠離次捧視且以見聖唐建
巍巍無窮之基在此編也

太宗飛白
書答詔記

權文公集

實錄云十九年十月班師次漢武臺餘基三成傍有祠
堂瑩域帝顧問侍臣對曰此是燕齊之士爲漢武求仙
之處其地俯臨大海長瀾接天岸多峻石奇怪之狀帝
製文刻於石

玉海

其年

貞觀六年

冬幸洛陽至灞上命祭漢文帝至華陰祭漢

全唐文紀事

卷四

四

太尉楊震上自爲文

唐會要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大哉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

困學

紀聞

晉書房元齡等修名爲御撰宣武王陸四論稱制旨

玉海

聖賢言行要當顧踐毋使自相矛盾唐太宗修晉書自製晉武帝論謂惠帝可廢終使傾覆洪基然太宗不自

知高宗之不君其傾覆尤甚於惠帝也太宗謂劉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然太宗不能除女武之禍其擾亂尤甚於元海也白樂天作策林欲官吏清廉然又謂凍餒切於身雖巢由不能固其節何其言之不類

耶

學林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將征遼二月次河陽丁巳贈殷比干太師自爲文祭之次鄴爲文祭魏太祖墓二十年正月幸晉祠立碑製文親書於石二十一年八月爲文敘十驥二十二年正月戊戌幸溫湯癸卯御製溫湯碑示

羣臣王公咸曰天文雅奧超象繫之表神筆自書勒溫井之側三月帝以胡塵無警朔漠來王乃制戎狄賓服之文又制玉華宮山銘示羣臣詔令學士並作帝博覽羣書總其宏綱殆於萬卷邁文麗藻一時冠絕威鳳之賦積翠之詠慶善有章帝京有篇金鏡之述帝範之訓晉史之論聖教之序論兵之問對

王
海

二十二年四月太宗御製玉華宮銘詔令皇太子已下

並和

唐會
要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晉

書本贊標爲唐太宗御撰專頌其研精篆素盡善盡美
至於心慕手追之語畧無一詞論其平生則一藝之工
爲累大矣

容齋
四筆

太宗文皇帝金輪纂御寶位居尊載佇風徽召見青蒲
之上迺通識前膝黃屋之閒手詔綢繆中使繼路俯
摘睿思乃製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言今上昔在春
闈裁述聖記凡五百七十九言啟元妙之津書揄揚之
旨蓋非道映雞林譽光鷲嶽豈能緬降神藻以旌時秀

大唐西
域記序

張燕公集

京城之壯觀寺內有碑面文賀蘭敏之寫金剛經陰文
寺僧懷仁集王羲之書寫太宗聖敎序及高宗述聖記
爲時所重

兩京
新記

元奘重請三藏聖敎序敕遂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
前請朕爲汝父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爲法師
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二年幸玉華宮追奘
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何聖所作明何等義
具答已令取論自披閱遂下敕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
雍洛相兗荆揚等九大州奘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名大

唐三藏聖敎序於明月殿命宏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羣

僚讀之

廣宏明集

夏四月御安福門觀僧元奘迎御製并書慈恩寺碑文
導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五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
進史官所撰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志三十卷宏文館學
士許敬宗進所撰東殿新書二百卷上自製序

唐書高宗紀

唐元奘法師貞觀三年八月往五印度取經至十九年
正月復至京師先翻瑜珈師地論成進御太宗製大唐
三藏聖敎序褒之皇太子治又製述聖記有宏福寺沙

門懷仁集王右軍字勒二文於石今考序內自顯揚聖教起其文乃高宗在青宮時所述葩藻典雅可與太宗序頡頏豈卽所謂述聖記耶

碧溪詩話

集右軍書聖教序心經余前後閱數十本獨此舊榻本不失筆意最佳耳此序爲唐文皇記爲高宗作今以冠藏經蓋敘記僧元奘求法事也始奘於武德末乞往西佛地取經不許乃私從一賈胡闌出邊亡何胡棄之去幾死獨身越五烽謁高昌王傳致西突厥可汗歷十餘國而抵鳩摩從胡僧戒賢習大乘論譯經語又之中天

竺戒曰王所說法積十八年而以二象馱夾經像還至涼州上聞手詔飛騎迎之令安夏阿蘭若譯經行世而父子相率爲序記侈大之噫彼高宗者固宜耳豈文皇之雄畧豪氣而遂衰沮不振至此耶彼其志得而無所事事意倦而感慨係之不之於長生則之於因果無足怪也契旣託之文皇懷仁又託之右軍以不朽其業卽令達摩師見之不滿一笑耳

聖教序

弇州山人稿

帝手敕祐曰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爲此耳往吾子今國讎我上慙皇天下愧后土題畢涕而遣

新唐書太宗諸子列傳

骨利幹遣使朝貢獻良馬百匹其中十匹尤駿太宗各爲制名乃敘其事曰噴沫則千里飛紅流汗則三條振血塵不及起影不暇生

玉海

河東道并州晉平縣晉祠碑唐貞觀二十年太宗幸并

州置御製并書

太平寰宇記

唐得天下後太宗祠晉侯而爲之銘晉侯者周唐叔後霸天下者也據碑高祖起兵時曾禱於晉侯之祠而以

是報享之太宗製文並書

石墨鐫華

舊唐書東夷傳新羅王眞德遣其弟國相伊贊于金春

秋及其子文正來朝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製溫湯及晉祠碑并新撰晉書將歸國令

三品已上宴餞之

金石文
字記

唐因晉祠祈雨遂起兵而得天下此銘御製御書蓋所

以報之也

唐晉
祠銘

金石文鈔

鴻臚

謹案文云先皇襲千齡之徽號膺八百之先期

用竭誠心以祈嘉福又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所以
巡往跡賽洪因臨汾水而濯心仰靈壇而肅志是爲
高祖禱晉祠起義兵之證高祖紀大業十二年爲太

全唐文紀事

卷四

五

原留守時羣賊蜂起江都阻絕太宗勸舉義兵高祖
乃命太宗募兵旬日間衆且一萬郡丞王威武牙郎
將高君雅恐高祖爲變相與疑懼請高祖祈雨於晉
祠將爲不利晉陽鄉長劉世龍知之以告高祖高祖
陰爲之備是高祖禱晉祠事當卽在此時文云惟神
誕靈周室降德鄴都流派天潢分枝琰極蓋謂唐叔
也唐叔封唐因有晉水改名爲晉水經註山海經曰
懸甕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西南其川上游後人
踵其遺跡蓄以爲沼沼西際山枕水有晉叔虞祠水

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
文後有云飛泉湧砌激石分湍縈氛霧而終清有英
俊之貞操任方圓以成像體聖闕之屈伸陰澗懷冰
春留冬鏡陽巖引溜冬結春苔卽指此晉水也顧炎
武云其廟負山東面者晉水之神南面者唐叔之神
宋時封晉水爲顯靈昭濟聖母飾爲婦人之像云云
按此碑有云豈若高唐之廟空號朝雲陳倉之祠虛
傳夜影蓋以高唐神女陳倉寶雞夫人爲比是在唐
初晉水神亦女像也

右唐太宗祭比干文薛純陁書拓本文字不完不能成
讀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九年贈殷比干爲太師諡曰
忠烈命所司封墓葺祠堂春秋祠以少牢上自爲文以
祭之此本但有祭文而無詔書考金石錄又但有詔而
無祭文惟顧亭林所得爲全皆純陁書也

金石存

鴻臚

謹案石刻與唐文本間有異同並錄於後以資

參考

碑本

上以少牢之奠祭殷故少師比干之靈朕聞龍躍鳳

翔必資鱗

闕

苞金石以爲心蘊松桂而爲質不以夷

險易操不以利害變

闕

賢奸邪並用暴君虐主正直

難居是以江漢神龜殘形由於蘊

闕

迥樹先彫零雨

闕

枝高華早墜良由佩奇衒美獨秀

闕

貞雖

闕

將非

一木之能

闕

天道去矣豈一賢之可全且夫

闕

過顯

匕

闕

於國以速商殷之亡剖心於朝以深獨夫之罪

每懷此

闕

往哲之不追嗟後賢之未及然則犯顏色

逆龍鱗奮不辰

闕

駕九原悽愴風煙靡尋餘跡荒涼

邱隴空有

闕

名昔周武封

闕

爰贈太師清酌少

闕

以

陳薄禮遊魂

闕嘉誠

今本

道喪時昏姦邪并用暴君虐主正直難居雖識鑒存
亡詎遣凶殘之累智周萬物不離顛倒之間然則大
厦將傾非一木之能正天道去矣豈一賢之能全奮
不顧身有死無二蹈斯節者罕有其人所以悽愴風
煙靡尋餘跡暄涼邱壘空有其名雖古今殊塗年代
冥寞式遵故實爰贈太師諡忠烈公清酌少牢以陳
薄禮遊魂髣髴昭此嘉誠

鴻臚

謹案新書本紀但書丁巳贈比干太師諡忠烈而不云致祭碑則云戊午奠祭且但云贈太師而不云加諡各有詳畧不同文又云三諫不入奉身而退聖人之道也云云此與魏孝文弔比干文迥別深能表比干之忠且太宗任賢納諫保全忠直之盛心藹然溢於言外

全唐文紀事卷四終